

六朝隋唐卷

日本中青年學者

論

中國史

上海古籍出版社



国防大学 2 062 8923 8

日本中青年學者

論



六朝隋唐卷

上海古籍出版社

本書承日本
《日本中青年學者論中國史》刊行會贊助

日本中青年學者論中國史

六朝隋唐卷

劉俊文 主編

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

(上海瑞金二路272號)

長沙書店 上海發行所發行 商務印書館上海印刷廠印刷

開本850×1156 1/32 印張17.375 插頁7 字數381,000

1995年12月第1版 1995年12月第1次印刷

印數: 1-2,000

ISBN 7-5325-1799-3

K·186 定價: 48.70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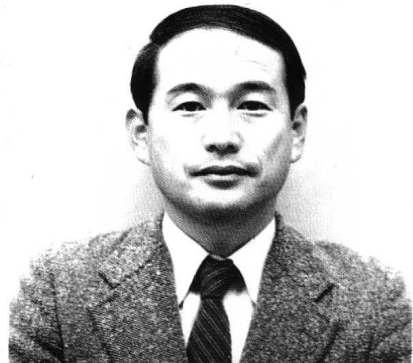
佐藤 智水



安田 二郎



上田 早苗



窪添 慶文



氣賀澤保規



愛宕元



中村圭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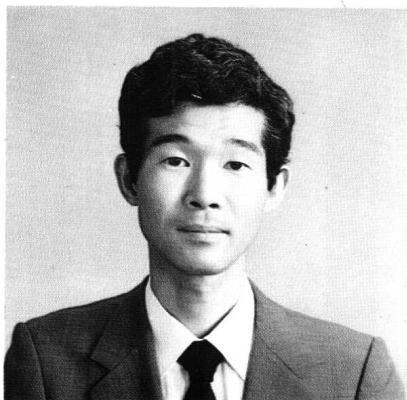
都築晶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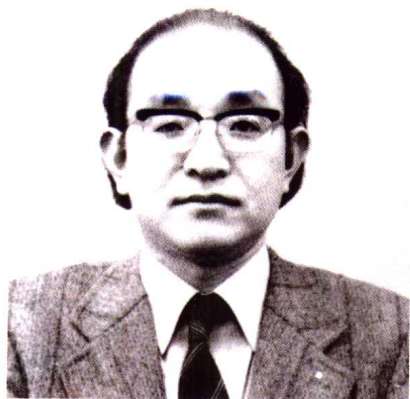
高橋 繼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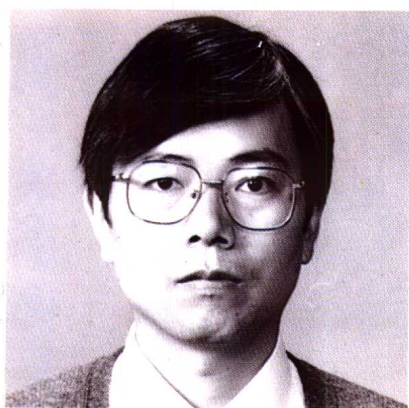
中村 裕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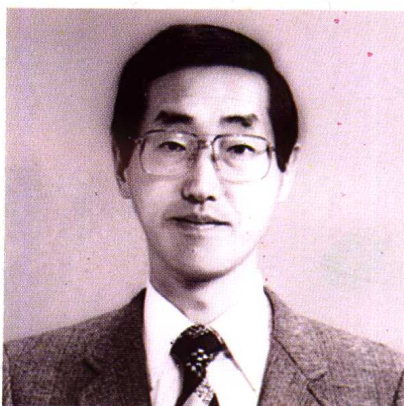
金子 修一



船越泰次



妹尾達彦



大澤正昭



大津透

目 錄

貴族官僚制度的形成	上田早苗 (二)
關於北魏前期的尚書省	窪添慶文 (二七)
北朝造像銘考	佐藤智水 (五六)
晉宋革命和雍州(襄陽)的僑民	安田二郎 (二六)
《劉岱墓志銘》考	中村圭爾 (二五)
關於南人寒門、寒士的宗教想像力	都築晶子 (二四)
《大唐創業起居注》的性格特點	氣賀澤保規 (三三)
唐代的官蔭人仕	愛宕 元 (三四)
唐代後半期的巡院地方行政監察事務	高橋繼男 (三七)
關於唐代的制書式	中村裕一 (二九)

關於魏晉到隋唐的郊祀、宗廟制度·····	金子修一 (三三七)
唐代華北的主穀生產和經營·····	大澤正昭 (三八七)
唐律令制國家的預算·····	大津 透 (四三〇)
唐代兩税法中的斛斗徵科及兩稅錢的折糶和折納問題·····	船越泰次 (四八五)
唐代後期的長安與傳奇小說·····	妹尾達彦 (五〇九)

貴族官僚制度的形成

——清官的由來及其特徵

序 言

上田早苗

清官是貴族獨攬的官職，包括侍中、黃門侍郎、散騎常侍、秘書郎等。清官是貴族官僚的中心，不了解清官，就無法理解貴族制度。宮崎市定博士、越智重明氏對清官的定義已作了明確的闡述，(一)(二)(三)本文在此基礎上，在研究清官發展變化過程的同時，考察清官之「清」的含義，並進一步研究貴族階層形成、發展的情況。

一 「清」的意義

從東漢到魏晉南北朝，「清」字類繁使用。「清白」、「清流」、「清議」、「清靜」、「清虛」、「清定」、「清談」、「清言」、「清官」、「清雅」、「清貴」等，舉不勝舉。當時的士大夫言必稱「清」，耳熟能詳。「清」是他們重要的生活理念，是了解貴族社會之前需要搞清楚的一個概念。

「清」字究竟有何意義？因使用上過多過濫，幾乎無法弄清「清」字的原義。「清」首先應理解爲「高」、「潔」。「三」「高」即超俗，擺脫凡俗之意；「潔」即不爲世俗之氣熏染，與世無爭，故其生活悠然靜。「高」、「潔」的「清」靜生活使心情輕爽，把日語的「がすがし」譯成「清清し」實是古人的卓見。

「清」之生活當然無須致力於「產業經營」。不僅對經營產業漠不關心，而且稍有盈餘，則分之予同族親朋、鄉里孤寡。例如，「夏侯惇」生性清儉，有餘財輒以分施，不足資之於官，不治產業（《三國志》卷九《夏侯惇傳》）。又如，「故司空王基既著德立勳，又治身清素，不營產業，久在重任，家無私積」（《三國志》卷二七《王基傳》）。更有放棄朝廷俸祿，以封爵所得分施者，「韋」彪清儉好施，祿賜分與宗族，家無餘財（《後漢書》列傳一六《韋彪傳》）。「華」歆素清貧，祿賜以振施親戚故人，家無擔石之儲（《三國志》卷一三《華歆傳》）。「羊」祜立身清儉，被服率素，祿俸所資，皆以贍給九族，賞賜軍士，家無餘財（《晉書》卷三四《羊祜傳》）。這些例子都說明，「清」靜的生活必然是樸素、節儉的，不求奢華，恰如「清淨少慾」、「淡泊無慾」、「清靜自守」、「清靜寡慾」等詞所表達的那樣。「清」靜的生活態度必然是「少慾」、「無慾」、「寡慾」。極個別者甚至爲「清」貧而捨身，「時值洛京荒亂，盜竊縱橫，人民饑餓相餐，（摯）虞素清貧，遂餒卒」（《晉書》卷五一《摯虞傳》）。

「清」作動詞用時，意指清除道路上的雜物、障礙，引伸爲討伐盜賊叛亂等。其結果，障礙掃除，天下清平。有時也指說話、文章用辭簡明扼要，如風行水上。特別是在魏晉時期，論點簡明或行文流暢的文風倍受推崇，例如，「（裴）綽子遐善言玄理，音辭清暢，冷然若琴瑟」（《晉書》卷三五《裴綽傳》）。

論述煩瑣，語言晦澀是貴族們行文之大忌。而無晦澀之暢達，則使人心情開朗。心無所繫，則包容天下。心存公正，則行事不偏不倚。「太中大夫宋漢清修雪白，正直無邪」(《後漢書·列傳一六·宋漢傳》)，這是一個例子。因為對某一個人或某一黨派無偏愛，所以能够交際廣泛。「(車)胤長，又為桓宣武(桓溫)所知，清通於多士之世，官至選曹尚書」(《世說新語·識鑒》)，不僅對專門的學問感興趣，用力甚多，且「才識清通」(《世說新語·識鑒》)更加受世人的尊重。六朝時期的貴族多以精通儒、道、佛三教，諳於音樂、書道、繪畫，并能融會協調為最大理想。

「清」的含義如上所述，有多種的理解。那麼「清官」的「清」字到底應如何解釋呢？下文探討這個問題。

二 「累世帝師」桓氏的官歷

下面在考察「累世帝師」桓氏的官歷的同時，總觀「清官」形成的基礎——魏晉官制的沿革。

儒教自成爲封建國家的統治思想基礎時起，就成爲代天統治宇內的至高無上的象徵。它要對日食、地震等天災異變做出解釋。天子尚受天之譴責，臣民更須言行謹慎，時刻自省。此時，皇帝將按慣例招聘海內賢士諮問對策。儒教既是封建統治的思想基礎，君主理所當然地要了解儒教教義。因此，要求通儒對皇帝或皇太子進行儒教教育。東漢初期充當侍講者可舉桓氏家族爲例，桓氏三代桓榮——桓郁——桓焉享有「帝師」或皇太子侍講的榮譽。在此應注意桓氏作爲侍講時地位如何，以及皇帝怎

樣對待「帝師」桓氏等問題。

首先，讓我們看一看第一代「帝師」桓榮。他先被辟召至大司徒府，後來做了議郎，給太子（後來的明帝）講授《尚書》，後被任命為歐陽博士、太子少傅、太常。他的經歷簡單，除去大司徒府掾屬、太常這兩個職務外，其他職務均與皇帝或皇太子關係親近，成為顧問或侍講的可能性非常大。但因他已成為儒學博士，位高望重，作為皇帝或皇太子的侍講，並不僅是講授儒教教義，皇帝還常諮詢朝廷大事。西漢成帝治世，博士入仕有三種方式。（一）第一種：博士中的佼佼者擔任尚書，隨侍皇帝，參與起草詔書，這是最佳仕途，孔光就是其中一例；第二種：擔任監督地方政治的刺史；第三種：遠離政治，專心於大學講業，特別是世代出任博士的豪門大族的子弟常走這條路。然而，長年擔任博士（比六百石），雖然境遇不好，但到了晚年或能出任太子太傅、太子少傅，并被封為列侯致仕。桓榮的求仕之路正是如此，他由太子少傅選任太常。衆所周知，太常作為主管禮儀祭祀的要職，位列九卿之首。擔任這個官職，必須有精深的儒學修養，學問廣博者才能勝任；桓榮的一生可以說全部投入到儒學的講述和實踐之中去了。他沒有法律和刑獄方面的經驗，常住首都雒陽，不具備任地方官的經驗，這點應予以注意。

第二代的桓郁的仕途與桓榮不盡一致。桓郁初入官場，由父親桓榮保任郎中，永平十四年（七一）從議郎升至侍中，（七二）後任監虎賁中郎將，十五年後升任越騎校尉。母親死時，按制度應退職服喪，章帝特准其在官服喪。建初二年（七七）服喪期滿後，左遷屯騎校尉，後曾歷任長樂少府、侍中、奉車都尉。永元四年（九二）出任太常。桓郁的晉升途徑與父親桓榮截然不同。桓榮的仕途與諸家博士常走

的道路是一致的，而桓郁實際上同外戚的晉升方式很類似。當時與帝室結成聯姻關係有兩種情況：家裏有人做了貴人、皇后、皇太后或與公主成婚。皇帝要給外戚的一家以某種實利。皇后的父兄不能無職無官，要麼封爲列侯，要麼授予朝中官職，當然不是擔任任何一個官職都可以。外戚并非人人具有從政的才能。最合適的莫過於不需要法律知識和行政經驗的職務，而且公務不能太多，也不能到地方任職。此外還有一點，品級越高越好。因此，外戚所授官職大抵相同，所管事務不超出一定的範圍，即大部分人人任內朝官，在皇帝身邊侍奉，多負責官中內外及雒陽城內的警備。以光祿勳及其下屬的羽林中郎將、虎賁中郎將、羽林監爲核心，有衛尉，奉車都尉，駙馬都尉，騎都尉三都尉，屯騎校尉、越騎校尉、步兵校尉、長水校尉、射聲校尉、五營校尉，以及城門校尉、執金吾等等。在少府的侍中以及黃門侍郎中也有外戚。「紹弟靖西鄉侯爲侍中，監統羽林左騎」(《後漢書》列傳五九《竇武傳》)。同樣，外戚(《陰興》)建武二年爲黃門侍郎，守期門僕射」(《後漢書》列傳二二《陰興傳》)，可以指揮近衛軍隊，有些人還可能就任將軍、大將軍，掌握重兵。這些官職皆是天子近侍，再加上太僕、河南尹、將作大匠、長樂少府等官職，出現外戚獨佔內朝的局面。這也意味着外戚的權力達到掌握近衛兵力，獨攬內朝大權的程度。外戚的品級和俸祿都較高，如皇后的兄弟多在黃門侍郎(六百石)以上，(《七》)因爲官俸六百石以上者在車制、服飾、繳稅、不受法律約束方面享有特權。(《六》)外戚的家族成員幾乎獨佔了從大將軍到黃門侍郎的所有內廷官的時候，每個人的官職大抵按照同族內部親屬關係的遠近、年長或年少的順序排列。如此代代相繼，升遷的次序自然也就固定下來了。桓郁與其他外戚子弟相比，除第一任官職和最

後出任的官職不同外，中間歷任諸職基本一致。外戚任三都尉、五營校尉等官，護衛官廷是順理成章的。那麼，作為儒學宗師的桓郁是否也不例外呢？（後漢書）列傳一三《竇憲傳》有云：

屯騎校尉桓郁，累世帝師。而性和退自守，故（竇憲）上書薦之，令授經禁中。（一六）

桓郁官居屯騎校尉，給章帝作侍講。校尉的本職是負責宮城外圍的防衛，（一七）常被認為是內朝官中的閑官。（一八）但桓郁任官并不是要去完成防衛的任務，給皇帝侍講或作顧問才是真正目的。外戚和侍講的名儒共同擔任三都尉、五營校尉、衛尉、光祿勳等內朝官，或者與之相當的官職，像桓郁這樣的名儒往往脫離本職，把主要的精力放在侍講和回答皇帝的諮問垂詢上。（一九）

下面讓我們考察一下第三代桓焉的經歷。他先由父親推舉為郎中，後歷任侍中、步兵校尉。永寧中，劉保（後來的順帝）立為皇太子後，桓焉任太子少傅、太子太傅。之後因母辭世，在官（大夫）服喪。服喪期滿，立刻復職光祿大夫，後升至太常。順帝即位，他被任命為太傅，與太尉朱寵一同封為錄尚書事。後來因連座受免官處分，退出朝廷。不久復出，任光祿大夫。陽嘉二年（一三三）任大鴻臚，後任太常。永和五年（一四〇）任太尉。列傳只記載著名人物的主要經歷，不是完整的履歷書。對桓焉的記載，省略甚多，但大致無差錯。他與祖父、父親一樣，擔任顧問及侍講。祖父桓榮、父親桓郁最高做到太常（中二千石），而桓焉則更進一步，做到了太傅、太尉。特別是他全力擁戴順帝，功績非凡，被任命為太傅。皇太子劉保曾受閻氏一派排斥，貶為濟陰王。為使劉保東山再起，桓焉集合巴蜀官僚發起猛烈的反擊，終於使順帝登上皇位。（二〇）太子少傅、太子太傅之上是太傅，由此可見桓氏家族教導皇

帝的世業之顯赫。從官位看，桓焉任三公之首的太尉，比其晉升太傅更具重要意義。因為桓焉沒有做地方官的經驗，也未曾在京師作過外朝官（太常、大鴻臚是外朝官），其大半生侍奉皇帝左右，最後升至三公（在一度被免官後曾就任太尉，這屬特殊情况），達到內朝官的最高層。

西漢時期，尤其是武帝以前，丞相由御史大夫、御史大夫由九卿推舉產生。九卿從政績顯著的郡太守中選出。因此，丞相至少做過一任地方官。當時內外朝的官員、京官與地方官的交替漸進較為常見。外朝以丞相為首，勢力強大。內朝官中得預朝政的人較少，勢力單薄。這種狀況到武帝以後開始改變，外戚以帝室為依靠，獨攬內朝大權，內朝變得強大起來。對非外戚的官員來說，欲飛黃騰達只要經過內朝，就可以獲得做外朝官或地方官所無法得到的晉升機會。類似的情況逐漸增多，到東漢時已非常普遍。東漢初期，除去外戚等與皇帝有血緣關係的家族外，只有「累世帝師」桓氏一族才受到格外的優待。桓榮僅僅做過內朝和外朝官，並沒有做地方官的經驗。桓郁的升遷幾乎同外戚一樣，僅僅做過內朝官。至于桓焉，也不過是經內朝官的途徑達到官僚最高層——三公。桓氏三代的官歷可以認為是西漢以來官制的改變。

東漢時期，三公世襲化之勢漸盛。五世三公的汝南袁氏，四世三公的弘農楊氏，以及三世三公的許氏（許敬——許訓——許相），還有二世三公的李郃——李固、劉愷——劉茂、劉崎——劉寬、王龔——王暢、張歆——張延、周景——周忠、种嵩——种拂父子等等。這種三公世襲化現象，以官制的變革為前提，同時有利於徵召、辟召的增加和經由內朝進升三公途徑的出現。正如永田英正氏所指出

的，(三)徵召、辟召逐漸成爲就任三公的主要途徑，即從議郎、大夫中徵召三公。或被辟召任公府掾屬，再由侍御史中選出，而後經由內朝官，短時間內升任三公。

三 徵召制中的特殊優惠

像桓氏這樣的人，侍奉於君側，以儒學的教義教導皇帝，有機會升任三公，又無須精通法律、刑獄事務，而專心致力於很光彩的禮教講述工作。是不是只要具備了以上這些條件，就可以稱做清官了呢？是不是「清官」只要會講授禮教或禮教以外的其他學問即可呢？事實上，清官的條件遠遠不止這些。它與徵召制（或辟召制）結合，才得以成立。徵召制有兩條途徑：一是在野徵召，二是在六百石以上家族中徵召。

東漢時期，全國各地私塾林立，盛極一時。一些在野學者正如《後漢書·列傳三三》《朱穆傳》所云：「時同郡趙康（字）叔盛者，隱於武當山，清靜不仕，以經傳教授。」他們大多避塵俗，「隱居」鄙地，精通學術，過着「清」靜的生活。但他們并非與世隔絕，全國各地在野之士交際頻繁，構成民間的一股政治力量。他們的動向，通過各地的處士組織傳給外界。不管是什麼地方的處士，其名聲會越過州府，直傳至皇帝耳中，在野的學者并不都是地方豪族的成員，其中就有清靜立世的處士，川勝義雄列舉的陳留郡圍縣的蔡氏和高氏可爲例證。〔六〕

當在野學者名望漸高時，會被地方官任用做掾史，或被辟召到中央王府作掾屬，也有個別被徵召